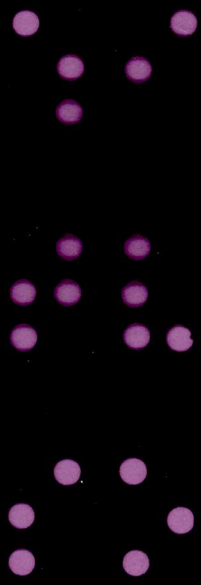
诗探索



2020

第4辑 理论卷

主编／吴思敬

NLIC 2970697029

POETRY EXPLORATION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诗探索

2010 第4辑

理论卷

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
藏书
NLIC

主编 吴思敬

NLIC 2970697029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探索．2010．第4辑．理论卷 / 吴思敬主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108-0792-3

Ⅰ．①诗… Ⅱ．①吴… Ⅲ．①诗歌－世界－
丛刊 Ⅳ．①I106.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6747号

诗探索 2010 第4辑 理论卷

作　　者　吴思敬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3.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792-3
定　　价　50.00元（全二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 **编者的话**

// 诗歌刊物研究

4 《今天》的创办与诗歌构型……**张志国**

// 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回顾与反思

44 人之树：新世纪大陆先锋诗歌的文化图像……**黄 梁**

71 边缘之边缘的“突围”

——新世纪十年来散文诗发展态势探察与反思……**罗小凤**

87 新世纪十年，我的诗路历程……**蓝 蓝**

// 诗学研究

92 20世纪新诗中的自然主题……**杨景龙**

105 论“字思维”的前卫能力……**翁文娴**

// 中生代诗人研究

122 “她的脸多么荣耀，和火焰有共同的王冠……”

——池凌云试论……**西 渡**

136 瞬间的光华

——读池凌云的两首小诗……**张桃洲**

141 饥饿的灵魂……**池凌云**

// 结识一位诗人

144 乡土中国的灵魂叙事

——《鹅塘村纪事》阅读印象……**灵　焚**

158 诗歌，反抗异化，找回本真的自己

——读徐俊国的诗《小学生守则》……**王士强**

162 一颗至纯至洁的感恩之心

——徐俊国诗作《娘》赏析……**李文钢**

166 雅姆主义……**徐俊国**

// 姿态与尺度

170 “蛙泳教练在前妻的面前似醉非醉”

——臧棣诗歌论……**陈仲义**

// 新诗理论著作评介

186 白金和乌木的气概，一种混血的热情

——重读《青年诗人谈诗》……**胡　亮**

197 构建情、知、言三位一体的现代诗学体系

——评《现代诗学三大思潮论》……**徐慧慧**

// 新诗史料

200 牛汉、冯振乾与海星诗社……**王　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者的话

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史上，《今天》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当初几个对诗怀有梦想的年轻人，没有任何资助，顶住压力，惨淡经营，办起了一个独立于主流文学之外的文学刊物。《今天》虽然只存在了两年，但是它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已成为读者和文学研究者不可漠视的客观存在，作为一个诗歌群体，它呈现了极为丰富与富有生命力的状态。尽管文学史中已有对《今天》的叙述，当事人也有不少对于《今天》的回忆，但是对《今天》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见。本辑推出的张志国的《〈今天〉的创办与诗歌构型》便是其研究《今天》的系列论文之一，希望藉此能加深读者对《今天》的理解，并推动对《今天》的研究。

对新世纪十年诗歌的回顾与反思，是本刊今明两年的组稿重点。本辑发表的黄粱、罗小凤的文章，分别对这十年先锋诗歌及散文诗写作做了回顾。蓝蓝则以诗人个人的身份回顾了新世纪十年其创作理念的变化：“我希望自己能够回到真实的存在现场，并且对此做一些诚实的表达。因为写诗的想象力，如果没有触及‘当下’这个时刻，那就是对生命、对思想进行了一种可怕的非过程化和虚无化。”这是她个人在新世纪的体悟，却也有相当的代表性。

池凌云是一位在孤独中写作的诗人，她已有长达25年的诗龄，并有一批相当坚实的作品问世，但长期来，在诗坛上未得到相应的评价。本辑的《中生代诗人研究》一栏中，我们发表了诗人西渡对她的专论、诗评家张桃洲对她两首诗作的点评，以引起读者对这位诗人的关注。池凌云在其写作笔记《饥饿的灵魂》中说：“饥饿，却不屈从，这是一种非凡的经历，一种神圣的体验，在深处不断寻找值得珍视的最宝贵的东西。这将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滋养。”这些话一方面印证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诗穷而后工”的道理，同时也回答了这位诗人为什么能在逆境中坚持写作二十余年。

青年诗人徐俊国，近年来在强手如林的70后诗人中脱颖而出。他的诗集《鹅塘村纪事》曾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并获“2010华文青年诗人奖”。本辑《结识一位诗人》栏，我们刊发了灵焚、王士强、李文钢的文章，对徐俊国的《鹅塘村纪事》及两首代表作做了分析。当下诗人中有些人总是回避谈自己诗学传承，仿佛一切都是他的原创。徐俊国在其创作谈《雅姆主义》中，却毫不隐瞒地交代了他的诗歌理想来自于法国诗人雅姆。他说：“雅姆的内心柔软，温暖，善良，澄澈，谦卑，静穆，博大，对世间万物充满怜悯和疼惜，他用诗句为请求一颗星祈祷，为一个孩子不死祈祷，为爱上痛苦祈祷，为带着驴子上天堂祈祷，为他人得到幸福祈祷。”在徐俊国的诗中，不难看出雅姆的精神已溶入了他诗的血脉。

1985年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曾编印了《青年诗人谈诗》一书。这本小册子，和《新诗潮诗集》一起，对当时的大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5年进入北京大学的西渡和戈麦正是在读了这套书后，才决心做一个诗人的。胡亮的《白金和乌木的气概，一种混血的热情——重读〈青年诗人谈诗〉》以阅读扎记的形式，把读者带回到25年前的现场，力图给这本小册子一个较为客观的历史定位。

1990年代以来，《诗探索》曾经围绕“字思维”发了一批论文，并于1996年11月和2002年8月在北京举办了两次“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并把相关论文辑为《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谢冕、吴思敬主编）一书。近几年“字思维”的讨论相对沉寂。本辑发表的台湾成功大学翁文娴教授的论文《论“字思维”的前卫能力》，对围绕“字思维”讨论的不同观点予以辨析，并通过西方汉学家为突破西方文化的瓶颈而对中国特性的开掘而重审“字思维”，应当说这是在时隔几年后对前期字思维讨论的认真的回应与深化。

// 诗歌刊物研究

《今天》的创办与诗歌构型

张志国

朦胧诗潮的历史叙述，从《今天》杂志的诗歌构型环节楔入并且展开。从纷繁的历史场景中，选择从刊物的内部构造环节切入，一方面是由于《今天》杂志具备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及开端意义：它将一种“文革”期间潜在的、具有独特美学风格的诗歌进行了主动集结与合理化地公开推广，从而获得了官方文坛的特别关注[①]。正是在与官方诗坛既有风格的抵牾与对话中，激荡出众声喧哗的朦胧诗潮。更深一层，惟有进入刊物构造这一关键枢纽，方能洞察《今天》杂志面对明暗交驳的公共空间，对“文革”的另类写作做出了何种筛选与转换，继而在官方与民间传播中，自身形象又遭遇了怎样的重塑。以此为参照点，我们将觉识到，“地下”诗歌、《今天》诗歌与“朦胧诗”三者不该混为一谈，尤其不该忽略每一环节上不同场域力量、诗学标准与传播媒介参与迎拒、筛选与改造等诗歌运动的深层问题。

另一方面，从刊物的诗歌构型入手，是希望打破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藩篱，将丰富的历史细节与文化因素整合进来，回归整体研究的视野。一首诗歌的生成与意义，除了放入“诗歌家族”的变迁语境中进行考察外，还要以贴近“诗歌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想象为线索，细致追问“发表语境”这一“历史语境”的核心。在发表语境的构成中，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发表语境”之于诗人创作、刊物编选、读者阅读、诗歌阐释、诗人定位的意义。在这里，读者圈子以及作者与编者在这个圈子传播作品时的想法，就是特定层面上的发表语境。

---

①一方面，邵燕祥将民刊《今天》的诗歌在官方权威刊物《诗刊》上首次转载，引发了广大青年读者的认同与追捧；另一方面，民刊《今天》的传播，直接激发顾城将其具有类似风格、尘封已久的诗集《无名的小花》公开。北京西城区文化馆业余诗歌组组长李明旭将它在区办文艺小报《蒲公英》上选发，公刘看到顾城和北京其他青年诗人的诗作后有感而发，于1979年3月14日写出《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见顾城：《少年时代的阳光》与《剪接的自传（上）》，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教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40、51页。该文的发表，被公认为官方文坛上最早一篇深刻提出青年诗人群体性思想问题、进而引发诗坛争论的标志性文章，它奠定了从思想立场析解朦胧诗的诠释框架，拉开了论争的“序幕”。

作为研究对象的“朦胧诗的发生”问题，由于30年来中国读者经久不衰的高度关注，历史资料得以不断挖掘、累积与细化，这恰恰提供了考察“发表语境”所需要依托的诗人传记、诗歌修改、编者回忆、读者书信等丰富的话语材料。借此我们首先要问寻的是：《今天》杂志的诗歌构想是什么？杂志在整个民刊运动中的处境与定位，如何反过来影响《今天》的诗歌编排、修改与形象塑造，从而使发表语境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创作语境？诗歌发表的类型与数量，凸显出个体诗人怎样的特质，确立起何种排序？……在上述追问中，应有一种提问方式，最能贴近《今天》这一具体对象的独特属性。对于编者和读者而言，这一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使一种创作于过去十年的“非法”诗歌，不但在当前社会上“合法”传播，而且合乎时宜地让这一代读者乐于接受。

对于编者而言，这是一个关乎刊物兴衰存亡的首要问题。这里隐含着文学史中普遍存在的“传释学”[①]难题：刊物编选的意图与作品呈现的效果毕竟是两回事。《今天》编者深知这些作品产生的背景、诗歌的原初意图与艺术谱系，这使得他们在编选时能够依循一种历史思维和类型思维，继而在面对多变的发表语境时，选择性地进行凸显、隐蔽或者调整。但当作品呈现出来面对读者时，社会的接受语境与诗歌的创作语境早已脱离，读者阅读时并不完全清楚这种关联，往往联系当下语境，采取跳跃、零散、无序的阅读方式获得另一种解读，误读不可避免随之发生。因此，在这篇文章中，回归编者的视野以复现《今天》的编辑过程，是研究者追求的理想境界。尽管完全客观地复现，落实到叙述实践中难免虚妄。

创刊号[②]：“温情”与“冷峻”的双重世界

1978年深秋，北京政局变化，社会氛围稍事宽松。9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北岛和芒克来到黄锐家吃过晚饭，三人围坐在院落大杨树下的小桌旁，喝了点白酒，聊起当今局势的变化，显得格外兴奋。北岛提议说：“咱们办个文学刊

①“作者传意、读者释意这既合且分、既分且合的整体活动”简称为“传释学”。见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8页。本文将“作者与读者”间的传释关系从文本层面推到“编者与读者”的刊物层面上考察，以便清晰地展示传释过程中诸多的复杂问题。

②1978年12月23日《今天》创刊。创刊号首次印刷由编辑部七人外加马德升从1978年12月20日起，轮流倒班，至22日夜间完工。地点是在北京汽车厂分厂技术员陆焕兴家，位处亮马河边小村子里，当时为“三不管”地区，现为东直门外新源里一带。创刊号的纸张由在北京造纸厂工作的芒克和在工厂宣传科打杂的黄锐，每天携带出来，积少成多，所以创刊号纸张的颜色并不一样。印刷方式为手刻蜡纸滚筒油印。当时国内对油印机控制严格，黄锐背回特别破旧的油印机，初印了近千册。见北岛：《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1日；唐晓渡：《芒克访谈录》，见刘禾编《持灯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物怎么样？”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于是他们迅速组建起七人编辑部[①]，芒克提议刊名为“今天”[②]，便着手创刊号的编辑。

在官方体制外组织文艺团体、创办独立刊物的构想与实践，随着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与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文艺界复苏。然而公开的文艺沙龙活动很快在1957年下半年全国“反右”斗争扩大化中被扣上“反动”的帽子，有形的组织活动变为私人圈子的谨慎聚会。在这种情形下，1962年至1965年间，北京仍短暂涌现出了郭世英的“X”诗社与张郎郎的“太阳纵队”等青少年文艺团体。由于不满官方刊物的发表规则，张郎郎选择在家中小规模地自办手抄杂志。

张郎郎“主编的那期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十余年后《今天》创刊号的封面，在黑色栅栏中央透出两个蓝色大字“今天”。二者封面设计上的近似，暗示出历史精神的延续与差异。“文革”前创办的《自由》，希望溢出主流文坛，营造属于自己的游戏世界，实际上却隐含着“对于自由没有把握的惶惑状态”[③]；“文革”后创办的《今天》，带着反抗文化专制主义的自觉意识，以承担使命的献身精神，通过建立个人化的艺术世界干预社会精神生活。二者生命体验上的同中有异，折射出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青年自由文化发展的轨迹。

历史为何选择北岛倡办《今天》，而北岛可能将刊物导向何种命运？在主客观因素中，北岛投身历史潮流的个人意念是根本因素。个人意念及动力系统的历史形成，需从十年前开始追忆。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宣告结束，但一代青少年投身历史潮流的原初意念、主人翁心态与革命冲动并未消歇。没有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北岛，随后受到如下事件的相继激发：（一）1969年北京四中学生张育海参加缅共人民军，在战斗中牺牲。临终前不久，他给同学写信：“……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这封信对北岛影响很大。北岛的《星光》这样开始：“分手的时候，/你对我说：别这样，/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十年磨一剑，熬到了1978年。政治上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我们终于浮出地表。我在《今天》发刊词的

①“七人编辑部”没有主编、编委之分，成员为北岛、芒克、黄锐、刘禹、张鹏志、孙俊世、陆焕兴与新影的陈嘉明。分工如下：刘禹、张鹏志、孙俊世等负责理论、翻译等，黄锐任美编和撰写美术评论，芒克与北岛负责诗歌与小说的筛选，北岛执笔《致读者》。见唐晓渡：《芒克访谈录》与徐晓：《<今天>与我》，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②田志凌：《北岛专访：青春和高压给予他们可贵的能量》，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1日。刊物名称与芒克当时喜爱的诗人艾吕雅的诗歌《今天》同名。

③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见《沉沦的圣殿》，第49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句话就是‘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与张育海的那封信遥相呼应。”[①]（二）1970年春天，北岛与同学在北京颐和园荡舟，第一次听到郭路生表达投身历史潮流与坚信未来的新诗《在你出发的时候》与《相信未来》[②]，心有所契，从此开始严肃意义的新诗创作；（三）1971年“九·一三”事件引起北岛精神上的剧烈震荡：“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何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些宏大的问题让北岛陷入“如临深渊，无路可退”的危机感中，他不甘做时代的“弃儿”：“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③]。这种拒绝对被遗弃的心态，势必催生重回“巅峰”的冲动，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四）1974年彭刚给北岛讲屠格涅夫的《罗亭》，小说最后一句是罗亭“愿为人类的进步献出自己的生命”。彭刚许愿：“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发生民主运动，我愿做一块争取自由的基石。”[④]北岛与芒克、彭刚说：“中国一旦开放的话，我们应该办一本刊物，应该有所作为”[⑤]；（五）1976年3月底，北岛穿行在天安门广场的茫茫人海中，体验投身历史潮流，融入公共空间的快感，然而艺术风格的差异却使他的诗歌难以汇入：“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贴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因此，惟有创办自己的文学刊物，才是他们参与历史的合适方式。4月6日史康成“把女朋友托付给我们，他决定独自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以示抗议。那等于去找死。”他走后，北岛深感内疚：“为什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⑥]。北岛将献身社会变革的价值诉求转借文学场来间接达成；（六）1976年7月27日，北岛最心爱的妹妹赵珊珊在湖北游泳救人时死去，年仅23岁。诗人为此哀伤欲绝，北岛给史宝嘉写信说：“如果死亡可以代替，我情愿去死，毫不犹豫，换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世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容不得我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能有点价值和目的”[⑦]。1978年9月3日，北岛在赠给芒克的自印诗北岛在赠给芒克的自印诗集《陌生的海滩》扉页上，皓然印着：“献给珊珊：献给你自由的灵魂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对妹妹的悼念，激发起诗人无所畏惧的献身热情，成为北岛以严肃态度与深沉情感创办《今天》的催化剂。

①刘子超：《北岛：此刻离故土最近》，载《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6期。
②北岛：《断章》，载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③北岛：《断章》，《七十年代》，第24页。
④廖亦武、陈勇：《彭刚、芒克访谈录》，《持灯的使者》，第359页。
⑤刘溜：《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17日。
⑥北岛：《断章》，《七十年代》，第31页。
⑦齐简：《诗的往事》，《持灯的使者》，第18页。

当投身历史的意念、变革艺术的构想面对发表语境的时代局限时，三者的纠结与抵斥会让《今天》编者做出何种协调？

北岛在桌子上摊开蔡其矫和舒婷的诗稿，逐一推敲："我发现在老一代诗人中，蔡其矫竟与我们精神上如此之近。于是我选了他的三首诗《风景画》、《给——》和《思念》，排在首位，接下来是舒婷的《致橡树》和《啊，母亲》。其中那首《橡树》，我根据上下文把题目改为《致橡树》。为安全起见，我给蔡其矫取了个笔名'乔加'"[①]。随后，编排了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给北岛》，最后才是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与《黄昏：丁家滩——赠M和B》。

这是《今天》诗人诗作的首次亮相与出场秩序。在北岛这位要求近乎苛刻的编者眼中，将蔡其矫和舒婷二位来自南国的福建籍外省诗人并举，置于首位，更多是在斟酌构造《今天》诗歌理应呈现的艺术世界。北岛觉察到，在蔡其矫和舒婷诗歌中，流动着一种北方诗人不曾具有的温情特质与袒露姿态。这种"温情"恰恰是疗治当下社会两代人亲情隔阂与情感伤痕的良剂。蔡其矫的《给——》与舒婷的《啊，母亲》彼此呼应，完成了一次父母与子女心灵沟通的和解仪式。寻求"两代人"情感和解而非对抗的"人性温情"主题，是北岛在构造《今天》伊始所注重的。超越阶级鸿沟与政治派系的人性温情，显然符合北岛对于《今天》这一独特艺术世界的人道主义构想。

如果说编选人性温情的"亲情诗"，更多是对那个紊乱年代的情感疗伤与人际关系的重置，借以引发大众读者的共鸣，那么选择温馨、积极的"爱情诗"，则是力图冲破时代禁忌，引领全新的、具有知识分子趣味的爱情风尚。蔡其矫的《思念》和舒婷的《致橡树》对爱情的袒露语态迫近立场鲜明、大胆直露的浪漫派抒情风格。这种凸显自我、强调女性自尊自立、袒露式的爱情诗无疑具备观念上的冲击力，但惟有观念上的冲击力还远远不是一首好诗的必要条件。作为注重诗艺锤炼的诗人编辑，北岛对于爱情诗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艺术标准：

其一，在诗歌形式上，编选基本符合"每行顿数有规律和有规律地押韵"[②]的现代格律体。据统计，创刊号4位诗人、12首诗歌中，除了芒克的《天空》组诗和《冻土地》为自由体外，其余10首都大致遵守现代格律诗的韵律。其中，北岛的爱情诗《一束》为较严格的现代格律诗。舒婷的《致橡树》虽然全诗只有一节，但基本每三句或者两句构成一联，三句联之间两两相对，

①北岛：《远行——献给蔡其矫》，《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4—70页。

②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何其芳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如“我如果爱你——/绝不象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两句联之间多形成对偶，如“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融在云里”。全诗每句三顿，每联末句押相近的i韵，一韵到底。在北岛看来，现代格律体或半格律体的音乐性适合有节制地表现爱情循环往复、绵长柔和的一面，从而为《今天》的现代爱情诗增添了形式均衡的古典趣味，使现代派手法、浪漫派姿态和古典形式相互交融。

其二，无论是舒婷的袒露还是北岛的内敛，在表达技巧上，皆注重意象“声、色、形”的经营，以及意象并置、组合关系的锤炼，从而将丰富的情感寓于形象的延展中，力避情感的直抒。如“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致橡树》），运用“通感”手法集中呈现意象的色彩、声响和形体三个丰盈的瞬间。“是他，用指头去穿透/从天边滚来烟卷般的月亮。/那是一枚订婚的金戒指/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黄昏：丁家滩》），运用超现实“变形”的联想方式将“手指”与“烟卷般的月亮”、“订婚的金戒指”、“黄金般缄默的嘴唇”等色彩丰盈的意象并置、跳接起来，给读者营造一种意象延展更迭、不断变幻的新奇感觉。这种强调意象的经营锤炼、想象奇异、诉诸读者视、听乃至触觉的诗歌，无疑具有唤醒、恢复甚至激发人们原本丰富灵动却被政治话语压抑、减缩、单一化了的感知系统的功能。《今天》在创刊宣言中即已表露诗歌的这一美学目的，它借助对“自然”法则的说解呈现出来：

> 马克思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开放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花朵。①

与这一美学目的相配合，北岛将蔡其矫的《风景画》修改后编在杂志首位，美术编辑黄锐（夏朴）配发评论文章《大自然的歌声——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作为回应。明净多姿、波荡跃动的大自然被视为复苏人们鲜活感性与纯朴人性、进而反抗政治专制、迈向艺术自由的重要基石与突破口，蔡其矫的《风景画》便是“精心提炼/使色彩和音响凝成一体”的风景诗。诗

①北岛：《致读者》，《今天》创刊号。

中注重意象“色彩和音响凝成一体”的艺术主张，亦是《今天》诗歌的艺术原则之一。此外，《风景诗》中还隐含着《今天》杂志的社会指向。诗人并非单纯地描摹大自然中六幅不同的风景，他要说明的是：“你怎样用画笔拨动天弦/唱出人对广阔生活深沉的爱？”将对自然的爱与对人类生活的爱连结在一起，将诗歌的指向锁定在人类生活的爱上。这种从自然风景时空，穿过个人情爱时空，最终跨入人类生存时空的发展脉路，是由《今天》的社会历史职责决定的：

> ……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
>
> “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①]

从复苏人性自然、召唤鲜活感性的“风景诗”，到疗治两代人情感创伤的“亲情诗”，继而是凸显自我、引导时尚的“爱情诗”，编者充分展露两位南国诗人的“温情”特质。而当跨入确立与捍卫每个人生存意义和正当权利的公共空间时，《今天》创刊号着力刊发北方诗人“冷峻”的政治批判诗。

编者特意为芒克的《天空》和北岛的《回答》标注创作时间，分别定格在1973年和1976年4月，试图制造一种从“文革”到“今天”的历史连贯性与断裂性，开辟出“今天——历史”的对话空间，为政治对抗诗的“冷峻”写作寻求历史合法性。“太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了血淋淋的盾牌”（《天空》之一）、“像白云一样飘过去送葬的人群。……那大片凋残的花朵”（《冻土地》），芒克以其令人骇然的冷酷意象，被放逐的受难者姿态，对“文革”年代发出了无望的诅咒与自嘲。延续着这一痛苦的历史体验，北岛的《回答》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充满悖论的警句、“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扭曲的死亡意象，“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的质问句式，宣告了受难者对于整个世界的质疑与反抗：“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上述“死亡”意象在《今天》中首次出现，它们成为《今天》政治对抗诗频繁运用的惯例。

在历史连贯性中强调历史的断裂与今天的明朗，是北岛之于芒克政治对抗诗的差异所在。而在诗体选择上的差异——芒克多为三五行成篇的自由体小

①北岛：《致读者》，《今天》创刊号。

诗，北岛的《回答》为全诗7节，每节4行，每行3顿，隔行押韵，一韵到底的现代格律诗——会影响政治对抗诗的声音力度。就政治对抗诗而言，这部分造成了北岛诗歌在主题维度与自我强度上对芒克诗歌的覆盖现象。与芒克1973年在“上山下乡”进程中“无望地诅咒”不同，1976年4月暗示着时代转机的出现——“四五”天安门运动，北岛修改后的诗歌由此获得一种“强力意志”[①]的灌注，呈现出满怀希望的“坚定反抗”和“自我担当”的英雄气质：“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将“五千年的象形文字”与“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并举，是诗人对于“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②]这一现代民族目标的艺术展望，以此为诗歌增添了明朗的结局。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万象更新的春天，仍要编发写于过去的政治批判诗？在所有的原因中，首先追问的是，为何要标注1973和1976年4月。这里时间的标注具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作为写于文革时期的反抗诗歌，在文革遭批判、四五运动被平反的背景下，已然获得了传播的历史合法性，与此同时，又与当下正在发生的激进的民主运动保持着时间上的合适距离。但是，这些诗歌又绝对可以与当下民主运动潜在地呼应起来。在《今天》创刊前的1978年12月5日，民主墙上已经贴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它》的大字报，控诉当前社会病症依旧如故：“但遗憾的是：人们所厌恶的旧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人们所希望的民主与自由甚至连提也不被提起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改变，‘提高’的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的飞速上涨……我劝大家不要再相信‘这一类政治骗子’了”[③]，如果联系北岛《回答》中的：“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芒克的《天空》之四：“啊，天空！/把你的疾病/从共和国的边境上扫除干净。”之五：“可是，希望变成了泪水，/掉在地上/我们怎么能确保明天的人们/不悲伤！”之十：“希望，请你不要去得太远。/你在我身边/就足以把我欺骗！”，足可以看出编者在编选这些诗作时呼应当下社会问题的潜在意图，《今天》的政治批判诗并未过时。

编者或许注意到了，芒克的政治批判诗仍旧滞留在处于政治弱势的“过

①“强力意志”汲取了叔本华、尼采“生命意志”学说的积极养分，并在现代中国充满“民族”、“革命”、“意识形态”的社会语境中得到改造和重塑。在20世纪40年代，这一“强力意志”由个人生命意志和民族生存意志二者结构而成。见张志国：《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的诗学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4期。

②北岛：《致读者》，《今天》创刊号。

③《探索》创刊号，1979年1月8日。见华达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1981年联合出版，第50页。

去”时空中，其冷酷、无望情绪与《今天》所处的新时代氛围并不融洽。为了体现时代性，于是编发了芒克刚刚创作的赠诗《我是诗人——给北岛》（1978、10），试图将诗人的自我形象从历史陈迹的“无望”中拉回到当下时空“觉醒”的现代建构中，一方面获得与北岛同壕战友般的平等地位，增强诗人形象的明朗与立场的坚定，进而确证“今天”时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代表《今天》诗人做一次集体宣言，标示出《今天》诗歌发展的方向：“我是诗人，/我是叛逆的影子。/就让它被撕得粉碎吧，/而滴下的血会映出光辉一片”，宣扬《今天》诗人的叛逆姿态与献身精神；“我是诗人，/我是带血的纸片。/就让它在人们的手中传阅吧，/让心和心紧紧相连”，强调《今天》诗歌唤醒民众、沟通凝聚的社会功能；“我是诗人，/我是一面旗帜。就让它高高地飘扬吧，印着我忠诚的灵魂”，标榜《今天》诗人的先导作用与诗歌内在灵魂的忠诚；“我是诗人，/我是历史的见证”，凸显《今天》诗人的历史职责与使命意识。

由此，一个集结了南国温情的浪漫派与北国冷峻的现代派两种诗风，风景诗、亲情诗、爱情诗与政治批判诗四种诗歌类型，现代格律体与自由体小诗两种诗歌体式，秉持意象经营与锤炼的艺术法则，偏重当下社会文化建构的《今天》诗歌空间[①]诞生了。

第二期：历史回溯与日常生活

1978年12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北岛匆匆赶到邻居翻译家冯亦代家中，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今天”这个词的英译。冯亦代“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认为太一般”，“建议我译成The Moment，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The Moment”[②]。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美编黄锐还是改为“TODAY”。

> 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根植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③]

北岛在创刊号《致读者》的结尾，如此郑重地强调“今天”的意义，似乎

①《今天》是一份综合性文学刊物，包括诗歌、小说、美术、摄影、评论、译介、随笔等艺术门类。各门类的艺术水准并不均衡。其中，诗歌由于长期锤炼与自觉探索，在《今天》中占据稳定且先锋的位置。透过对诗歌编选的考察，可以一窥编者的意图。

②北岛：《听风楼记》，《青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③北岛：《致读者》，《今天》创刊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